

我们也来个下午茶

童自荣

最近几个月,多少有一些活动,令生活很充实,精神状态很昂扬,戴一副墨镜,慷慨陈词,会给人造成一个错觉——这家伙顶多四五十岁,哈!我想把我最近参加的一些活动,给影迷“杯友”们汇报汇报,赛过大家围坐在一块儿,夕阳下的落地窗旁,享受个下午茶。

九月,与我小外孙合作录完小说《小王子》之后,便应北京之邀,参加重阳节主题的音乐晚会。上个月,则参加了浦东一家传媒公司主办的朗诵、小品晚会,主题是歌颂抗疫英雄。月底,是应市朗诵协会之邀,为“肖邦”主题朗诵活动出一把力——稿子是我和一位电台的朋友合作写就的。几乎马不停蹄地,前几日参与了“贝拉幸存者之歌音乐会”。这个活动是在弘扬一种宝贵的精神——上海人和犹太人患难与共、互相学习、互相帮扶。冲着这一点,我和其他两位配音演员,才很愉快地接受了邀请,朗诵了书中的片段和诗歌。

贝拉计划要围绕犹太人在上海的题材书写十本小小说。巧了,我亦对犹太人在上海这个极特别的题材大感兴趣,且不瞒大家说,我早就在梦中构想了一个故事,名为:《一个犹太女子的上海之恋》。与贝拉的故事——来自俄罗斯的一对男女犹太青年,在上海邂逅并步入婚姻殿堂不同,我讲述的是一个从奥地利逃亡到上海的女孩子和虹口区一家酱油店“小开”的偶然相遇并展开的初恋。只可惜有情人未成眷属。不过,这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完全可能存在的故事。我已经从头至尾有一个故事梗概和框架。为了避开上海人是“救世主”之嫌,我希望动手写作的时候,至少应是一个上海人和一个犹太人合作来完成。

我还真遇到了一个犹太女孩子,她父亲是犹太人,在上海一个大学教书,而她本人则在上海大学学中文。我试着给她提了一下此事,她尖叫一声,极痛快地允诺了。谁知要动工了(她负责部分台词的编写),她却失约了,更纳闷的是,从此便了无音讯,不知去向,手机也打不通了。难道她回以色列了?

忽然想起和贝拉第一次合作时,她冲着我喊“男神”二字。这是我第一次听人这样称呼我,当时吓了一跳。但是我不想做什么男神,宁可做一名对得住自己良心的心平气和的小老百姓,那才潇洒!凡夫俗子,做不了伟大的事,那就远离诱惑,尽力做好一点一滴的小事吧!

好了,今天的下午茶就到这了,谢谢各位陪伴,鞠躬,再会!



智慧餐
收藏买自己喜欢的, 投资买别人喜欢的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每到星期四是弄堂大扫除的日子。

这一天,上午八点多,里弄干部就戴好红袖章倾巢而出,摇着铜铃,拎着铁皮大喇叭,手里拿着苍蝇拍小彩旗,边摇铃边呐喊:“居民同志们,人人动手,打扫卫生。”话音未落,整条弄堂就热闹起来了:有的人家吊来井水冲洗弹路路上的鸡粪;有的用鸡毛掸子掸着屋檐门窗上的蜘蛛网和灰尘;有的整理自家门口堆放的杂物;不少上中夜班的职工也纷纷撸起袖子帮忙。

学生时代的寒暑假,我也帮着里弄干部搞过不少卫生。我们把一只只阴沟洞用钩子掀开来,问邻居讨来一瓶瓶开水,浇到

洞口和盖子上,烫死滋生

那都生煤球炉子,不少柴片、刨花、柏油纸等易燃材料堆放在门口,弃之不用的破篮子、破竹椅、破饭窠也吊在屋檐下,有的成了老鼠窝。我经常推着挖防空洞用的“翻斗车”,跟在里弄干部身后,将居民扔出来的杂物垃圾堆到车上,再堆到弄堂的集中收集处。收破烂饭窠时,时常有大老鼠逃出来,一眨眼跑得无影无踪。

那些年到菜场买鸡蛋是要票证的,于是,不少人家养起了母鸡,各种各样的鸡笼、鸡棚搭在自家门口,一摊摊的鸡粪到处可见。退休工人组成的宣传队来到弄堂,摇着“城市不准养鸡鸭”的小彩旗,挨家挨户上门做动员工作,让养鸡户把鸡杀掉。一些养鸡户赶忙抓紧将鸡窝鸡棚搬进自家屋里藏起来。有的人家经不住劝说,就答应把鸡杀掉,但又不会杀

鸡,此时,里弄干部把袖子一擦,在鸡颈上毛一拨,鸡头一转抓在手中,刀一抹,滴血就落在放了盐的碗中,动作之熟练令我惊讶。我还帮里弄干部做过老鼠药。将大饼摊上买来的老油条剪成一段段的,浸一浸有点香味的药水,放到家家户户屋里的墙角,放到角落。老鼠尿掉后,居民要将死老鼠交到居委会登记并集中无害化处理。有的养鸡人家怕自家鸡吃到

老鼠药,就买来铁丝、钩子自制捕鼠笼子,倒也捉到几只。把笼子拎到阴沟洞旁,拿来一瓶滚滚烫烫的开水浇向老鼠,老鼠在笼子里乱窜,不一会儿就被烫死了。这时,往往围着一大群看热闹的孩子。

弄堂里不少人家的天井里堆着不少瓶瓶罐罐,下雨后积水成了蚊子孳生地。大扫除时,里弄干部就会挨家挨户把积水的瓶罐倒过来置放。开始我也看

清水中有些什么,一蹲下来细看,果然有不少孑孓,一屈一伸地蠕动着,上下垂直游动。跟随的里弄卫生员还背着药水喷雾器,朝这些角落喷洒。

我还经常帮居委会出“爱国卫生专题”的黑板报,内容有从报刊上抄录的一些资料,表格,如“灭鼠灭蝇战绩表”,是各家各户消灭老鼠和拍死苍蝇的数字;“门口无堆物户”是将家门口没有乱堆杂物的户主名字列予以表扬。我还帮居委会写了大量标语贴到弄堂里,有“小小一口痰、细菌千千万”“饭前便后要洗手”“以讲卫生为光荣,不讲卫生为耻辱”“动员起来,讲究卫生,减少疾病,提高健康水平”等。

1979年,我从农场“顶替”回来在街道工作,星期四也要到里弄去参加大扫除。记得第一次跟随里弄干部去弄堂,就是打开每家每户的碗橱,在四角角落缝隙中塞入浸了灭蟑药水的棉花球。那时,弄堂不少人家的家具较简陋,有的人家一只碗橱中有七八只蟑螂的也不少见。在塞灭蟑棉球前,先要拿着一双筷子将四处躲闪的蟑螂戳死,并将死蟑螂收集到带来的专用瓶中,这样的活今天看来是非常“腻心”的,但那时,不少里弄干部都这样做的,我也不以为意了。

去买大米、白面,蔬菜瓜果,卖家常信誓旦旦高腔正色地说:“你们尽管放心好了,我的蔬菜瓜果绝对是绿色有机食品。从来不打任何农药,也不施化肥。”农家在田间操作真是这样吗?

我曾经在河南黄泛区农场园艺场农耕十余年,是有资格证的农业二级园艺工人。我们栽培管理一万八千多棵苹果树,上千亩葡萄园,还有蔬菜队(蔬菜供应我场二三百工人职工家属食用),杂果队(桃李梨杏和苗圃等),也有大田队(种有限的麦子、黄豆、花生、红薯等),紧邻

的第一分场到十分场则种植十万亩良田的小麦、水稻、棉花等其他农作物。我可以负责任地说,我们一年最重最忙最累的活就是不断地给果树和农作物打各种农药。我所干活的“金帅”、“红星”、“小国光”及“祝光”等果区每年打十多遍农药(现在防治好,化学物理手段都上也得打五六遍),才算保险。农家一直追求“打小打早打了”(病虫害小,早打药,求彻底灭亡之)。我们农场从1962年起,每年都是请飞机支援喷洒农药,改革开放后开始改用可控无人机喷洒打药。今年五月我回到劳动故里看望乡亲们,总场党委书记、场长都告诉我:由于“植保”抓得好,6月份8万多亩小麦丰收在望,亩产都在一千四百斤。而且茅台酒国、剑南春已选定我场“泛麦八号”为其配料二万吨麦种;农场的种子田每年还得为500万亩全国各地提供优质麦种呢!

当年果园使用的农药是从德国“拜耳”进口的“1059”、“1605”等贵重剧毒药,高效且能灭杀红蜘蛛等害虫,使用剂量配比是3000分之一,也就是1斤农药加3000斤水。还有灭虫害粉剂666。打药过程那个艰苦劲啊!8小时人和机器比赛,小拖拉机每一个多小时就挂拉一吨药水,四个喷枪手不停,近10米高的树,每片叶子,每个果子、每个枝条都要喷上。队、场拉每棵树都要亲自检查。八小时高强度劳动下来,几乎每个人都

会累得人仰马翻,浑身湿漉漉地躺在地面上不想动弹,每张挂满了汗水和药水的脸,都像纸一样苍白。没有多少防护,一个口罩和草帽而已。中毒者我也见过,在地下痉挛昏迷一直等到赤脚医生救醒。随着科技发展,农业部早已下令不让使用剧毒农药了,换成了高效低毒农药了,园林和农业生产队贯彻执行“治早治小和治了”,这样到金秋时,暂时无病虫害了,采收季节无需再打药了。果实经过较长时间的风吹日晒和雨淋,药剂基本残留无几,加上果实还有一种“自洁”作用,已经无害了。

为了确保丰产和丰收,还需施肥。当时包括进口的日本化肥,现在强调基肥为有机肥,也得派专人坐火车去内蒙古购买牛羊粪干为基肥,仅靠自己拾粪积肥是根本不够用的。科学施肥随时随地可以提供追肥,如极其微量的硼、锌、锰、铁、铜等。有机肥的长处不用说了,但它也有污染和不完全元素,更容易滋生杂草。

河南省农科院、北农大园艺系一直不断派科研人员到下乡劳动的农业第一线考察,并设有植保区与不打药的实验区做对比。按时保质保量打过十多遍的园地,金风送爽时枝叶繁茂,出叶的果实个个大而且红润,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;再看一遍药不打的对照区果园:枯枝败叶,留下的果子也个个残相苦小,落果一地。我中间观察过,盛夏时,竟然叶叶爬满了红蜘蛛,远看已成了红色的“山楂树”。这就是不打任何药的“绝收”呀!

科研人员总结的“综合防治五项原则”,如物理防治,我个人认为目前还是人类追求美好的愿望。如物理无害的糖醋液和黑光诱杀及烟叶、辣椒水加工业酒精喷杀,都常常赶上病虫害的迅猛发展。当然,随着科技的发展,会不断研究出无任何残留毒害的新药剂(从植物里和矿物质中提取)。但至少目前,商家“不打农药,不施化肥”的卖点,在下认为是个伪命题。

白发的主要疾病有伤寒、疟疾、流感、甲亢、糖尿病、带状疱疹;此外,贫血、营养不良、严重创伤乃至某些射线作用也可能造成白发。

一根头发的生长分三个阶段,第一阶段为生长期,一般持续2至6年。第二阶段是为期几周休止期,紧接着就是掉发期。有时,由于生理原因和心理极度紧张,会产生自体免疫障碍引起的突然斑秃。甚至至于会在短时间内头发大量由黑转白,所谓“一夜白头”也是(比如中国春秋时楚国大夫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逃离楚国,楚平王下令到处捉拿伍子胥,在过昭关时,因地势险要,又有重兵把守,伍子胥一夜急白了头。

白发是否还能变黑,这是很多人十分关心的问题。应该说,凡是疾病、药物和营养不良造成的白发,多数能恢复黑色,如贫血病人可通过维生素B12恢复发色。

现代医学已向“白头翁”们透露了一个福音:医务人员和新药研制者在努力从黑色素着手攻破堡垒,如果顺利的话,不久的将来会有种药物问世,这种药物能使产生黑色素的细胞再生。

人生如朝露,白发日夜催。李白在《将进酒》中曰:“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,朝如青丝暮成雪。”人的一生有快就会过去,满头乌丝一下子就变成了白发。人们固然不喜欢白发,其实一头银发也别有一番潇洒。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夫人芭芭拉·布什从35岁开始已有白发,她的白发被认为是一种魅力。这里用得着一句名言:“屋顶上的积雪并不表明烟囱里没有生火。”

有人说白发是年高和智慧的象征,此话不完全正确。首先,白发是由于产生黑色素的细胞减少所致,“白头翁”不等于“智慧”,白发和智慧不成正比关系。其次,白发同样会出现在15岁的少年头上。人过30岁,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,仔细看去,或多或少都有白发。通常只有28%的人会长出满头白发,有少数人到老不见一缕白发。白发和种族有关,白种人平均34岁出现明显白发,其中有50%的人年过半百便有一半头发花白。黑人在44岁左右长白发。黄种人出现白发的年龄跨度较大,一般在36至50岁。一个人长白发的年龄与体态,通常和其父辈或祖辈一样,换言之,白发受遗传因子的影响。白发和许多疾病有关。能促使产生

“从来不打任何农药”?

万伯翱

和丰收,还需施肥。当时包括进口的日本化肥,现在强调基肥为有机肥,也得派专人坐火车去内蒙古购买牛羊粪干为基肥,仅靠自己拾粪积肥是根本不够用的。科学施肥随时随地可以提供追肥,如极其微量的硼、锌、锰、铁、铜等。有机肥的长处不用说了,但它也有污染和不完全元素,更容易滋生杂草。

河南省农科院、北农大园艺系一直不断派科研人员到下乡劳动的农业第一线考察,并设有植保区与不打药的实验区做对比。按时保质保量打过十多遍的园地,金风送爽时枝叶繁茂,出叶的果实个个大而且红润,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;再看一遍药不打的对照区果园:枯枝败叶,留下的果子也个个残相苦小,落果一地。我中间观察过,盛夏时,竟然叶叶爬满了红蜘蛛,远看已成了红色的“山楂树”。这就是不打任何药的“绝收”呀!

科研人员总结的“综合防治五项原则”,如物理防治,我个人认为目前还是人类追求美好的愿望。如物理无害的糖醋液和黑光诱杀及烟叶、辣椒水加工业酒精喷杀,都常常赶上病虫害的迅猛发展。当然,随着科技的发展,会不断研究出无任何残留毒害的新药剂(从植物里和矿物质中提取)。但至少目前,商家“不打农药,不施化肥”的卖点,在下认为是个伪命题。

白发的主要疾病有伤寒、疟疾、流感、甲亢、糖尿病、带状疱疹;此外,贫血、营养不良、严重创伤乃至某些射线作用也可能造成白发。

一根头发的生长分三个阶段,第一阶段为生长期,一般持续2至6年。第二阶段是为期几周休止期,紧接着就是掉发期。有时,由于生理原因和心理极度紧张,会产生自体免疫障碍引起的突然斑秃。甚至至于会在短时间内头发大量由黑转白,所谓“一夜白头”也是(比如中国春秋时楚国大夫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逃离楚国,楚平王下令到处捉拿伍子胥,在过昭关时,因地势险要,又有重兵把守,伍子胥一夜急白了头。

白发是否还能变黑,这是很多人十分关心的问题。应该说,凡是疾病、药物和营养不良造成的白发,多数能恢复黑色,如贫血病人可通过维生素B12恢复发色。

现代医学已向“白头翁”们透露了一个福音:医务人员和新药研制者在努力从黑色素着手攻破堡垒,如果顺利的话,不久的将来会有种药物问世,这种药物能使产生黑色素的细胞再生。

人生如朝露,白发日夜催。李白在《将进酒》中曰:“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,朝如青丝暮成雪。”人的一生有快就会过去,满头乌丝一下子就变成了白发。人们固然不喜欢白发,其实一头银发也别有一番潇洒。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夫人芭芭拉·布什从35岁开始已有白发,她的白发被认为是一种魅力。这里用得着一句名言:“屋顶上的积雪并不表明烟囱里没有生火。”

有人说白发是年高和智慧的象征,此话不完全正确。首先,白发是由于产生黑色素的细胞减少所致,“白头翁”不等于“智慧”,白发和智慧不成正比关系。其次,白发同样会出现在15岁的少年头上。人过30岁,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,仔细看去,或多或少都有白发。通常只有28%的人会长出满头白发,有少数人到老不见一缕白发。白发和种族有关,白种人平均34岁出现明显白发,其中有50%的人年过半百便有一半头发花白。黑人在44岁左右长白发。黄种人出现白发的年龄跨度较大,一般在36至50岁。一个人长白发的年龄与体态,通常和其父辈或祖辈一样,换言之,白发受遗传因子的影响。白发和许多疾病有关。能促使产生

清水中有些什么,一蹲下来细看,果然有不少孑孓,一屈一伸地蠕动着,上下垂直游动。跟随的里弄卫生员还背着药水喷雾器,朝这些角落喷洒。

我还经常帮居委会出“爱国卫生专题”的黑板报,内容有从报刊上抄录的一些资料,表格,如“灭鼠灭蝇战绩表”,是各家各户消灭老鼠和拍死苍蝇的数字;“门口无堆物户”是将家门口没有乱堆杂物的户主名字列予以表扬。我还帮居委会写了大量标语贴到弄堂里,有“小小一口痰、细菌千千万”“饭前便后要洗手”“以讲卫生为光荣,不讲卫生为耻辱”“动员起来,讲究卫生,减少疾病,提高健康水平”等。

1979年,我从农场“顶替”回来在街道工作,星期四也要到里弄去参加大扫除。记得第一次跟随里弄干部去弄堂,就是打开每家每户的碗橱,在四角角落缝隙中塞入浸了灭蟑药水的棉花球。那时,弄堂不少人家的家具较简陋,有的人家一只碗橱中有七八只蟑螂的也不少见。在塞灭蟑棉球前,先要拿着一双筷子将四处躲闪的蟑螂戳死,并将死蟑螂收集到带来的专用瓶中,这样的活今天看来是非常“腻心”的,但那时,不少里弄干部都这样做的,我也不以为意了。



“秋山绿萝月,今夕为谁明。”窗台上的那盆绿萝,跟随我在外晃悠要有十多个年头,退休后我们一起搬回家来,算是安定了下来。宽卵翠绿的叶子舒展,叶面尾部微微翻卷翘起,经络条纹长势清晰,透着晶莹的光泽。每每凝神注目总有不一样的感受:高兴时看着一起舒坦,郁闷时瞅着一起黯然,闲暇无聊时一起空寂、发呆……可总有一种清幽的氛围在旁边弥漫,默默契合着守望。

没有姹紫嫣红的色彩,没有奢宠熏人的香味,一盆绿萝安静地在窗台上独自凝神。当骚动的色彩和浓郁的香味使人们变得亢奋起来的时候,一抹透亮的绿叶像是在提醒周边,实实在在的生活也要有宁静而又安逸的体验。

记得刚搬来的时候,是一次在同事的办公室,见几个人围着一只化妆品的蓝色空杯子,都说蛮好看的。几个大男人不知化妆品好坏,只说空杯子好看,凑上去调侃了几句,见我难得还有这雅兴就怂恿着要送。本来就是个种葱都难有成就的人,那拿来盆花又会有什么结果呢。不由分说,七嘴八舌,七手八脚,角落里的大花盆里盆些土,从谁桌上放着的扳来根枝芽,浇些水,就成了一杯小悠悠的绿萝盆景带走了,开始了相伴相随的“艺术”生涯。

这盆绿萝就此与我不离不弃,守望相伴。有时候,忙乎起来,会有长长一段时间忘记去浇水,杯里的土都干得结块,望着奄奄一息的枯黄叶子,不忍心丢弃,浇上满满透透的水,算是补偿。几天以后就“还魂”过来,生机勃勃张张扬绿叶,萌萌地看着你。有时赋闲,彼此静静地对视着,我无语它无声,仿佛只有

七夕会

它会懂得的,呆一会儿就彼此释然:都是一盆小草,不需占得阳光充足的地盘,不需丰沛的雨露养料去滋润,有自己守望的生活和坚持,多用点心多浇点水,隔天就在叶子的尖尖处回报一滴晶莹的露珠……

生活本来就不易,可并不都应该总是这样苛活着的。自从退休回家,生活重心和喜好都作了改变,也盘算着如何将小盆给换了,拗个不同造型,让绿萝也能处上一种原先不一样的环境,过上不一样的活法。直到有一天,在超市林林总总的酒类柜前,突然眼前一亮,带回一瓶绍兴鉴源花雕酒,让老伴有些茫然。不为酒是十年陈酿,只为酒瓶是陶瓷腰鼓形,白瓷青花,有古朴饱满风韵,似千年历史的馈赠。塞进土,灌足水,从蓝色小杯子里的老根缠绕处插一株枝条插进樱桃小瓶口,置一荫凉角落,静待其来日枝繁叶茂。有一日,老伴来说,这瓶里怎么有土啊,才知道她为一探究竟,给拔出来看了。罢了罢了,怎生是好!无奈中又静静待上些日子后,绿萝在顶尖处焦焦的枝条下,若无意事地萌发出了点点嫩叶,渐渐地舒展其身姿;再以后,瓶口处又进出一条嫩绿的芽尖,假以时日渐渐往外拱成独立一枝。果不其然,此瓶非那杯,此绿萝依旧是那绿萝,不必如瀑布飞泻迎宾风光,不必如蜿蜒俏丽的舒展优雅,不必如清纯鲜嫩似着掩飘逸……“绿萝紫紫匠,本在草堂间。”两个原本陌生的生命之间,油然而生了一种天然的互信与质朴的交流。与原先家里的那盆从老家带出来的紫薇花不一样,少了一份眷念,多了一份天真,也都应是人生的一个羁绊。

清幽绿萝

陆仲绩

静地对视着,我无语它无声,仿佛只有